

3

T 5417/4298.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⁶⁰~~59~~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七

史類

經史相表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南音堂

李卓吾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張紳云。史之為辭。不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此論甚新。

卓吾曰。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為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已

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寔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為道屢遷。交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省史可也。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顯。或隱。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有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湯文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曰仁。得已而有天下。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微子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則深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

卓吾子曰。此絕妙之文也。牛氏亦可也。

○○太王翦商

胡庭芳曰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去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無淇耳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余按說文引詩作寔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寔但知翦之為戩則終之說自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裴氏父子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博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唯子鍊為差愈作鍊史例其言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寔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三卷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司馬相如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張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知幾

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卓吾子曰先生甚不妙何不改何哉為妙哉也。因為之歌曰。二司馬。兩具眼。兩地生。茲時產。千百年說長短。更有誰為左袒。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姑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卓吾子曰。自與伯玉妻不同。賤之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也。且史云。微子抱祭器。

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寃言之皆必無之事。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一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水。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為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為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

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實爽劣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宋子虛言事有若寔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寔者。鼎入泗水也。揚子曰。予觀閔羽上玉璽。戕云璽潛藻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雲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尔。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闢苞著之乾象。羲文垂之易卦。叛于禹。歷三聖之神聖乎。

○○伯夷傳

真西山云。此傳始以文取。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

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是怨。是太史說翻不怨。以為怨。又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遠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舍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惟不敢怨。故不成事。

○滑稽傳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

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其祿位者哉。子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六優孟自言。如今日下畫炭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

○青雲

史記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復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

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承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食貨志

馬廷寫曰。素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駭農民以効商賈之為。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

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駭農民以効商之為也。

卓吾子曰。為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為賦而相灌輸。非為商而相灌輸也。為賦而相灌輸。即如今計戶納糧。運租之類。為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効商賈之為。夫既驅農民以効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不為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為賦。而相灌輸也。曷不若令帝自為之。而征其稅之為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蓋當時霍子孟輩已不曉素大夫均輸之法之善矣。何況班孟堅俗士不

可以語於政信哉

○漢待宮室

河間獻王漢之賢維城也。其子禮遂以恐喝取難失侯。其次子又以耐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歟。

卓吾子曰。未必專以此故也。獻王亦有以取之也。因嘆曰。賢維城。後世稱天子在貴。其名昔人不云乎。饑寒常在生前。穀名常在身後。要得後世名。禍患亦預不得了也。其獻王之謂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冰泮水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水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虜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場。以河水泮為神靈。助號為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乃以葦垣約流。澌而水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土。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以人力亦天助也。

李密陳情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薦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此文。為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為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卓吾子曰。好箇靜修先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醵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見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看一死。又負穢名也。

官蛙給廩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待臣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賈胤對曰。在官為官蛙。在私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晉史所載為詳。

荀彧裝樞

荀彧為曹搆謀主。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為不宜。竟為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為相。又剗遷昭宗為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猛以彧及其子攸。

此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與人。嗚呼。荀斐
 二人與曹播全忠同為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
 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
 也。播與全忠之意必疑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况大者乎。
 遂殺之不恤。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贖以逃。一夕惡少賭博欲
 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贖畀我乎。
 乘醉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為仁。樞為忠。則此婦亦可為
 貞烈乎。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迥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為壽考之
 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
 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
 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
 七十。而鷄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
 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花鵝梨婢。天乃祐之。以誨淫之具也。六理之
 不可曉者。

○石有赤心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

永其誦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永疇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為同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

詔謀未孫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詔謀有未孫與。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乃云。孫音遜。可謂說夢。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何也。亡國之餘。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瀆鬼嶽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亡。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漂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泉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有劉康。袁粲。周威有王謙。

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曰。送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送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綱目戒字

司馬溫公資始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與婚。古字通用。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誤。婚姻之昏。為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今人以為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年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唐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引尸子鴻常一之云。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為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亦猶蕭方等注三十國春秋。而胡三省注通鑑。却於方下去一等字。為蕭方也。方等佛氏有方等經。故蕭氏取為名。有弟名方諸。方知。

五代史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兒盜販。哀冕我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陰而富。漢陰而貧。閩陋荆盛。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柱起爭雄。山川絕。風氣不通。語曰。清。

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
 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
 五代史此順宗寔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
 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擗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
 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寔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
 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
 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矣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

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古史始於尚書

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襍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

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

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

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然而卷帙互多兩

美相合至元修李遼金三史而此法壞矣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

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主由是伯度譏其不寔公理以為可

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喚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

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規含毫不斷義稟監

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若宋史
 一書羯胡相聚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又不特如漢唐所譏已
 也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
 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

卓吾子曰宋公作列傳歐公以前輩而不敢譏宋公又以歐公為
 聞望作諸志而不敢視三百年人情之史美又安在也又曰一代
 之史可以一人成此正論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

分亦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

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

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

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以獻遼矣至徽宗入

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毫漢

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南渡以後

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信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

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

卓吾子曰先生謂宋統似晉似矣但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即宋藝

祖○以○此○司○馬○矣○何○如○也○大○抵○仁○柔○之○基○其○勢○必○弱○然○愛○民○好○士○之○
 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酒○跣○足○執○蓋○寔○大○選○
 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竭○然○無○主○不○亂○箇○身○出○走○自○五○丁○
 開○道○以○來○巴○蜀○遂○為○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
 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况○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
 奸○家○奴○也○况○加○以○司○馬○師○之○強○悍○司○馬○昭○之○弑○奪○乎○而○何○可○以○比○
 藝○祖○司○馬○奕○一○名○得○志○狹○邪○也○况○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
 蝦○蟆○乎○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為○
 哉○高○宗○雖○弱○比○瑯○琊○亦○自○十○倍○所○恨○者○無○一○剛○耳○故○予○謂○唐○宋○一○
 也○此○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
 徽○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江○東○耳○非○以○是○遂○為○晉○比○也○

宋主勤身

宋○太○祖○內○訓○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欲○其○涉○歷○廣○庭○稍○冒○寒○暑○勤○身○之○
 法○也○予○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為○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
 門○多○乘○驕○而○迴○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况○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繚子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漿○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仁○宗○曰○
 吾○屢○顧○不○見○繚○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場○罪○者○嗚○呼○仁○矣○近○世○有○達○官○

因苞丁治蔥不如法○答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獄噫一介
 書生○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按爾雅銀之
 美者謂之錄○子亦庖人之別稱○力平切○
 卓吾子曰○此天心仁愛自然○非道學依倣古本行事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揚礪之喪○降輦步平○重其清介也○其
 二富弼母卒○仁宗為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
 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
 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李卓陳張二寇升菴集卷八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其後二寇之
 敗○卒如卿聖料○吳公

前如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舉○斯以李斯為

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

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

師友○在提方望○其李之何一刻○李人一刻○如

則自能奔走求師○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

宋人○城荷卿

用也。下治意不如法。公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
書生。枕律。二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宋禮儀正
草吾子曰。此天心仁愛。自賦。非道學依倣古本。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揚。禡之喪。陽華。少平。
想卒。必。其。宗。為。器。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能。以。
高。鳳。云。刺。文。藉。德。而。連。其。法。齋。聚。士。端。終。而。謝。其。器。小。
之。如。弱。主。之。長。豪。奴。豈。曰。榮。遇。美。事。

祇辱
還之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八

史類

○荀卿李斯吳公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為師。而弟子有治
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

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

師友。左提右挈。其柰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

則自能奔走求師。如顏魯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即有坑儒焚書之禍。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脩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

卓吾子曰。此正其才識高遠處。

○孔明炊釜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復層中。復有水火二字。瑞應圖曰。丹甌不炊而自熟。玉臯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孔明之才。後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鷄鳴枕不一而已。

傳玄稱孔明

傳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出有餘糧。

○豎子

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為豎子乎。傷

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

○○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為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

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開可惜也。

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閑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檐榆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卓吾子曰。取覆被九州之義。有何不妙。而乃謂錦文織耶。

○○懸榻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為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為宰相。以天下為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官官之禍。其及宜矣。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涕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

優。商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

卓吾曰。道集好和尚。席亦妙哉。

○游俠處士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號曰游俠處士。然豫章王嶷命駕造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矣。

○劉琨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閩十才子。有劉栖楚。

粥飯僧

五代李愚為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宜矣。然其貧至無屋。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邪。

制策入等

末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氏軾。轍兄弟。吳

育。范百祿。李廔。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二。蘇范李皆蜀人也。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袁氏夷。揆素。既字道潔。其學得於富順。監賁。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箍。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竊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

火迫鄴侯

唐原休受朱泚偽官。自此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

目曰火迫鄧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此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
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皆書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
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黃門飄、
有凌雲氣正可相對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寔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目楊愔曰此兒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起
文驤裏之中更齊飛兔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祿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慕蘭比荀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此荀文若故名曰或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

旄字元鈞。旄字元龍。元祐中安國貶死。旄及旄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自故。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又曰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或曰子何以怒真小人。予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夕迷人心。樂天堂怒狐貳。

卓吾曰。說出偽君子之禍。千古如見。但安石非偽也。偽君子尚怕事。尚護名。若真君子一偏則無如之何矣。

○趙師霁

音揮

趙師霁字從善。號塙東。趙千里姪也。尹系有政。敬戮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佞。胄其後。韓侂胄敗。有贈之謔詞。侍郎自號東塙。曾學犬吠。卞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秦檜詐作瑞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畫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莖蒂芙蓉。

重夾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

○慕容德

慕容德乘高享熈。頌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脩檐。臨清沼。恣飛鳥之雄。肆奮談天之逸。辯指搗。則紅紫成章。悅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頽墓。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商。戎馬之梟。其言若茲。或是史臣飾辭乎。

○常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

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卓吾子曰。吳起之文。孫武子之文。尉繚子之文。人能為之乎。先

生小矣。

○楊素

楊素作柳弘誅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應詔。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為一時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忠簡忠武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欄斑。卻是花馬渡急流水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惡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

劉表

劉景升為書家祖。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党人中。顧厨俊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不可見。

張飛

涪陵有張飛刁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為劉。

沐繼軒

國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矣。其後湯東谷。龍績。廣帥王一清。定襄郭登。人皆知之。雲南都督繼軒沐璘。字學皇象。畫學米元章。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余嘗選其數絕句于皇明詩抄矣。

卓吾子曰。先生唯恐埋沒古人姓名。先生聖賢豪傑之心也。何可

當何可徵

○岳忠武施全

要緊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謙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慈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寔，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而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為宜。

宋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世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在傍持刀砍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於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聖朝矣。不然人未得知也。所望於執事者，不淺也。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畧云：程松之以納妻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

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監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郡○岳遂處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李卓吾曰○不難有華岳而難有傅伯成也○又曰○與其收而入之名臣奏議之中○孰若表而出之於名臣奏議之外也○在奏議中而人不聞○孰若先生聞之而使人○莫不聞乎○有先生吾何憂○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即寓文山因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既書其事○遂為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啜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弁櫝○生必交情○千載一鷄○

○趙天澤

趙天澤。最善。拔蒼劉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趙退而贈劉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焉則派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方劉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有吳江月下沉舟詩云。餘霞飲。遙岑微暖生。迤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范。天欲流。歷。星可數。水螢明。下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錦車夫人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嫪。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

此事可畫可歌。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徽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徽。寶憶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

史○可對錦徽夫人

○宋子虛詠史

詠宋宮人王婉容貞烈那堪點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隣
肯塚地下昭君見○不羞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為子婦婉
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烈矣

○謚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
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蛮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黜婁
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於東漢矣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貴亦
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為一而李氏妄稱隴西者徃○冒為唐宗室
曰天潢仙派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偽如令狐綯入相
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為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嗚呼宰相之勢不過
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况堂○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
幾百千萬矣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
父母以囊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尊也
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後建安有朱氏者以譜牒進欲附國姓

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信仁四代而已聖人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故亦少革豈非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羊楊陽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既滅羊舌氏亦羊舌氏之田為三縣曰平陽曰楊氏則羊也楊也陽也同出一姓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曰主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用而已其後

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証今不刊之論

蓋姓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盍唐蓋文達蓋蘇父蓋嘉運音猶

咎姓

蕭何封於鄼其後因以為姓而鄼訛為咎鄼本作贊

郡姓

河北以崔盧為首此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戰爭於

帝前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于阜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真名言哉

○蘭氏

周禮輔人注鯁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蘗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刺史太守

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

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荆益梁并幽交為尹二刺史十二而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之官司冠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亦狹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舟較

舟較官名掌澤。小說有較位珠賣稍事。蓋舟較之官。死而為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為木客也。

席瓜板

宋王徽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啻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君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

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太子之官屬。主干。押夜行以備非嘗也。率與帥同。將衛也。更番直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白簡

古稱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

白蘭

蘇丹貝賈監軒六陳約以地為用士之休以之
 雖先靈王命既頒示於報月是限吳吳楚無秀木也
 秀木
 昔也率與相向於樹也夷番直也
 書言及有率更烟司階普卦吳維太子之官學主
 干非或林以對非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九

文類

○ ○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尚難
 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故博者能繁命之曰
 該○ 瞻○ 左氏相如是也○ 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 公羊穀梁是也○ 奇者工
 於難○ 命之曰復○ 與○ 莊周禦寇是也○ 辨者工於易○ 張儀蘇秦是也○ 命之
 曰江河○
 陸機文賦云○ 謝朝華於已披○ 啓夕秀於未振○ 韓昌黎云○ 惟陳言之務

去○受○乎○其○難○哉○李○文○饒○曰○父○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
 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而○號○
 於○人○曰○吾○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相○
 因○紅○腐○而○不○可○食○耳○

○文○思○遲○
 相○如○舍○筆○而○腐○毫○枚○臯○應○詔○而○奏○賦○言○父○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
 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滿○湘○畫○家○亦○云○思○刻○經○年○之○力○道○玄○一○
 日○之○功○

○自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

李昭

○迂鼓

元○人○樂○府○有○村○里○迂○鼓○之○名○謂○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敲○節○自○然○
 可○笑○宋○儒○亦○謂○今○之○古○文○如○舞○迂○鼓○謂○無○古○人○之○學○而○徒○效○古○人○之○
 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然○衙○訛○為○迂○

○翻着襪法

知○楚○志○翻○着○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文○

○古文之真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

離于鼎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不說盡。而父益。緼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獲憐。玆。玆。憐風。憐目。憐心。止解。獲玆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說盡則無味矣。

○萬歲夜

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寡人千秣。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蟻。蟻夜如。

左傳注。寃寃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浚。不見古人主言之妙矣。

○白頭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卓吾子曰。而字真勝。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

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頽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辭○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平生為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慈征賦○司空圖為之注釋○且序之曰○氣陵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

○文選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恭○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才學士集文選○

○金海

梁武帝撰金海○玉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蕭徽撰萬字文○卓吾曰金海玉海○千字萬字同出○無字大海也○

○何法盛

何法盛竊都紹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相貝經

相貝經嚴助作馬總意林引之博物記唐蒙作後漢書注之水經引南中行紀是陸賈作而稽含南方草木狀述之

○晉釋子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高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譚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賁聞蟋蟀日時聞此聲是代蕭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溜澹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文句

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又曰籠餐詎貴鈞耳難嘗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於老帶彈沐叙埃又云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久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歿矣

卓吾子曰余謂曹馬亦然故曹之子孫盡於馬之子孫又盡於

胡羯

王半山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以久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榮三晉。救智伯之亡。一亦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卓吾子曰。王半山謂荆軻秦於燕。故為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

亦謂呂尚秦於周。故為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秦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奈何相知如田公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于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為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為擊筑。蕭々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劍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宋亥與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公子耳。雖以死送公子。寔以死送宋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

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如之何，敢望於今之人哉。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若蕩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卓吾曰：絕妙絕妙。

揚炯稱王勃

揚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

問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九知。蓋用漢書九變弟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真如此。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崔雍

崔雍弔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映天俞如何。

登三乘六

涼謝爰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無功安九有句
法祖之

傳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
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
頌中謂傳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古蜡祝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
而恭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贈此二句義始足

澤音鏗
右韻皆

丁零威歌

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而備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
空伴冢壘增此三字文義始明

卓吾曰增此三字何哉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此之宋
人卧遊錄今之玉壺水豈不天淵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
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候忽淪沒別無期記樊道謠云

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擺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遠矣。

○分沙漏石

○鄴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諸家地志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荊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定州之陽。望衡對宇。歆情自接。沈舟塞裳。率爾休暘。記沮水出。滕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巖傾

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九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攬。江山之所帶。高厓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鬚河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纁函以為民先
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驪五湖而定東海鑿本髮名
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醜本澆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
亦甚工矣函印
掉字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魔飲有醉食有饑行有履其甚皆可以致斃其
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推德輿奇語也木寓龍木寓馬是
也見漢書注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

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搖
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鬪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恰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
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簪短
帶長解我胸春尤為奧妙萬目睽九鴈列陣文山鴻豹肥臍多脂
古之文人亦多用之鴉名鴻豹以鴉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
亦僅見此可補爾雅

韻語

予嘗愛晉宋人以韻語記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藥草

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類語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也日南有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徧體無衣襦唐蒙博物記也三廉大寔不但三雖名三廉其寔曰五技食之多汗味酸且其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祁陽異物記也革之依水猶卉植地廉見其布漠而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郭子玄萃贊也

曰州留者其寔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檐牙衛護其犢與虎為隣鬱林異物志也

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日不逾稀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恭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藉所美眼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也

烏鰂集之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喻波暎墨迷射水愿萬震海物異名記也

瓦瓏鑛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肩而內渠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贊注肩為高為肩渠為疏為渠此魁陸海蛤也

合浦之人習水善游悅視層岩如猿仰株八如沉鼈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也

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
玉音裕三字一句三句一韻尤奇
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震

海物異名也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
音舍

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犀贊也

神丘有火穴光景焔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中記也

策復引一索飛經札閣其名曰策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策橋贊

也

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衣松

山川記也

時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象吞鹿腴成養瘡宿饗

嘉食是豆是觴南裔志也

較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揚乎

交州異物志也

○古人賦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憐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友人一話

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卓吾曰一話一言皆曰賦願我言而無見違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淋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
微以閒雅說煒晬而誦誣多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
年鶴州蔡衡仲云東晉尚補笙詩文賦安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
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奚帖蕪是聖經更無廢彈也

○巧心妍耳

陸機文賦雖潛英於巧心終受欺於拙目袁宏云有異巧心終愧
耳自謙之辭也

○鴈賦

劉尚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衝蘆而翔以避網繳羊祜鴈賦
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嬉遊于玄渚鳴則
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竝至同趣不要而
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踏荀沉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
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阿辭自超遠出於詞人一等
矣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
聊以永年

郭珍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灰處花愁露
泣認朱臉之啼痕衰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
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垂馭朽攀素綆以胡
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漢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尖瘁
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
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倚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
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
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為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惜哉

粘天

庚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
粘天無壁秦小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為奇今本作天
連非矣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際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
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日之電光

○芝泥蘭檢

芝泥黠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張鷟奏章云云

檢翰林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

依五朵之雲學士濡珥形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

輝光學士

○巾几銘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

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謂之不塞
將為江河熒不救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鏡銘

漢有鏡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

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枣又潁川頓氏一鏡銘云鳳凰雙瓊瑤

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相會此銘辭古雅又有二首一云有玉辭夏

唯金去秦俱隨革改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

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

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牕繡帷俱照秦宮皆唐人作也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 因易消螢 易滅唯此銀缸不

晁無咎銘曰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 因易消螢 易滅唯此銀缸不

滅其光黃簾綠幕永夕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動負此燈

火

○燭銘 ○丹燭始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

傳玄銘曰煌煌丹燭始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

朝陽

○○茶夾銘 ○

程宣子銘曰石筋山脉鍾異於茶馨含雪尺秀格雷車采之擷之收

英飲華蘇蘭新桂雲液露身清風兩腋玄圃盈涯按毛文錫茶譜云

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薔薇寔如栢欄枝如丁香根如胡桃

李卓吾有茶飲銘并序云唐右補闕某母曼著代茶飲序云釋滯

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

貽害則不謂茶災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寔多瘠氣耗精

情欲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怨已責

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

子飲不辨幾鍾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願與子終始子

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五色賦

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

右賦白

周庭之列鼎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賢似鵝翎

右賦黑

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

右賦青

盤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吸落英霜清彭澤

右賦黃

杯棹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

右賦赤

